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二十七回 繁華世界極侈窮奢 冷暖人情因財失義

話說海關德監督，因在任時金價昂貴，因此虧缺了數十萬庫款，填抵不來，向周庸祐借款不遂；又因解任之後，在公館裡，新任的不時來催取清做冊數，自己又無法彌補。自念到任以來，周庸祐憑著關裡所得的資財不少，如何沒點人情，竟不肯挪借，看來求人的就不易了。再想廣東是有名的富地，關監督又是有名的優差，自己反弄到這樣，不禁憤火中燒，歎道：「世態炎涼，自是常有，何況數十萬之多，這卻怪他不得。但抵填不來，倒不免個罪名，不如死了罷。」便吞金圖個自盡。後來家人知得灌救時，已是来不及了。正是：空歎世途多險阻，任隨宦海逐浮沉。當下德監督既已畢命，家人好不苦楚！又不知他與周庸祐借款不遂之事，只道德監督自然是在任專缺，無法填補，因求畢命而已。周庸祐聽得德聲已死，心上倒不免自悔，也前往弔喪，封了三百銀子，把過他的家人，料理喪事。暗付德聲已死，他在任時，還未清結冊數，就在這裡浮開些數目，也當是前任虧空的，實在無人知覺；況在德聲在任時，虧缺的實在不少，便是他的家人，哪裡知得真數？就將此意通知周乃慈，並與冊房商妥，從中浮開十來二十萬，哪裡查得出來。那時把浮開的數，二一添作五，彼此同分，實不為過。那時造冊的，自然沒有不允，便議定浮開之數。周乃慈與造冊的，共占分一半，周庸祐一人也占分一半。白地增多一注錢財，好不高興。只可憐公款虧得重，死者受得苦，落得他數人分的肥。大凡書吏的行為，強半這樣，倒不必細說了。

且說周家自買了黎氏這所大屋之後，因嫁女事忙得很，未有將宅子另行修造。今各事停妥，正要把這般大宅，加些堂皇華麗，才不負責一場心思，把十六萬銀子，買了這所料不到的大宅子來。一面傳馮少伍尋那建造的人來，審度屋裡的形勢，好再加改作。偏是那間大屋，十三面過相連，中間又隔一間，是姓梁的管業，未曾買得，准要將姓梁的一並買了。那時一幅牆直連十三面門面，更加裝潢。巨耐那姓梁的又是手上有塊錢的人家，不甚願將名下管業來轉賣。論起那姓梁屋子，本來價值不過五六千銀子上下，今見周家有意來拉攏，俗語道『千金難買相連地』，便硬著索價一萬銀子。誰想那周庸祐夫婦，皆是視財如水的人，那姓梁的索一萬，就依價還了一萬，因此一並買了姓梁的宅子，統通相連，差不多把寶華正中約一條長街，占了一半。又將前面分開兩個門面，左邊的是京卿第，右邊的是榮祿第，東西兩門面，兩個金字匾額，好不輝煌！

兩邊頭門，設有門房轎廳，從兩邊正門進去，便是一個花局，分兩旁甬道，中間一個水池，水池上都是石砌欄干。自東角牆至西角牆，地上俱用雕花街磚砌成。那座花局，都是盆上花景，靠著照牆。對著花局，就是幾座倒廳，中分幾條白石路，直進正廳。正廳內兩旁，便是廂房；正廳左右，又是兩座大廳，倒與正廳一式。左邊廂廳，就是男書房；右邊廂廳，卻是管家人等居住。從正廳再進，又分五面大宅，女廳及女書房都在其內。再進也是上房，正中的是馬氏居住。從斜角穿過，即是一座大大的花園，園內正中新建一座洋樓，四面自上蓋至牆腳，都粉作白色；四邊牆角，俱作圓形。共分兩層，上下皆開窗門，中垂白紗，碎花蓮幕。裡面擺設的自然洋式台椅。從洋樓直出，卻建一座戲台，都是從新另築的，戲台上預備油飾得金碧輝煌。台前左右，共是三間聽戲的座位，正中的如東橫街舊宅的戲台一般；中間特設一所房子，好備馬氏聽戲時睡著好抽洋膏子。花園另有幾座亭台樓閣，都十分幽雅。其中如假山水景，自然齊備。至四時花草，如牡丹莊、蓮花池、蘭花樹、菊花軒，不一而足。直進又是幾座花廳，都朝著洋樓，是閒時消遣的所在。凡設筵會客，都在洋樓款待。

自大屋至花園，除白石牆腳，都一色水磨青磚。若是台椅的精工，也不能細說。又復搜羅尊重的玩具、陳設。廳房樓閣，兩邊頭門轎廳，當中皆黏封條，如候補知府、分省試用道、賞戴花翎、候補四品京堂、二品頂戴、出使英國參贊等銜名，險些數個不盡。與懸掛的團龍銜匾及擺著的銜牌，也是一般聲勢。大廳上的玩器，正中擺著珊瑚樹一枝，高約二尺有餘。外用玻璃圍罩，對著一個洋瓷古窯大花瓶，都供在幾子上。餘外各廳事，那擺設的齊備，真是無奇不有：如雲母石台椅、螺甸台椅、雲母石圍屏、螺甸圍屏以及紗羅帳幔，著實不能說得許多。除了進伙時，各親串道賀的對聯帳軸之外，凡古今名人字畫，倒搜羅不少。山水如米南宮二樵丹山的遺筆，或懸掛中堂，或是四屏條幅。即近代有名的居古泉先生花卉卻也不少。至於翎毛顧繡鏡藏的四屏，無不精緻，這是用銀子購得來的，更是多得很。

內堂裡便掛起那架洋式大鏡子，就是在東橫街舊宅時燒不盡的，早當是一件寶物。因買了寶華坊黎姓那宅子，比往時東橫街的舊宅還大的多，所以陳設器具，比舊時還要加倍。可巧那時十二宅周乃慈正在香港開一間金銀器及各玩器的店子，喚做回昌字號，搜羅那些貴重器皿，店裡真如五都之市，無物不備。往常曾赴各國賽會，實是有名的商店，因此周庸祐就在那口昌店購取無數的貴重物件來，擺設在府裡，各座廳堂，都五光十色，便是親串到來觀看的，倒不能識得許多。至如洋樓裡面，又另有一種陳設，擺設的如餐台、波台、彈弓牀子、花曬牀子、花旗國各式藤椅及夏天用的電氣風扇，自然色色齊備。或是款待賓客，洋樓上便是金銀刀叉，單是一副金色茶具，已費去三千金有餘。若至大屋裡，如金銀炕盅、金銀酒杯，或金或銀，或象牙的筯子，卻也數過不盡。

周庸祐這時，把屋子已弄到十分華美，又因從前姓黎的建築時，都不甚如意，即把廳前台階白石，從雕刻以至頭門牆上及各牆壁，另行雕刻花草人物，正是踵事增華，窮奢極侈。又因從前東橫街舊宅，一把火便成了灰燼，這會便要小心，所以一切用火油的時款洋燈子，只掛著做個樣兒，轉把十三面過的大宅裡面數十間，全配點電燈，自廳堂房舍至花園內的樓閣亭台，統共電燈一百六十餘火，每屆夜分就點著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自台階而道，與頭門轎廳，及花園隙地，只用雕花階磚；餘外廳堂房舍，以至亭台樓閣，都鋪陳地氈，積幾寸厚。所有牆壁，自然油抹一新。至於各房間陳設，更自美麗。

單有一件，因我們廣東人思想，凡居住的屋舍及飲食的物件，都很識得精美兩個字，只是睡覺的地方，向來不甚講究。惟是馬氏用意，卻與別的不同。因人生所享用的，除了飲食，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才是自己受用的好處。因此牀子上就認真裝飾起來。凡尋常的牀子，多管是用本做成，上用薄板覆蓋為頂，用四條木柱上下相合，再用杉條門合，三面橫笏，喚做大牀，都是尋常娶親用的。又有些喚做潮州牀，也不過多幾個花瓣，牀面略加些雕刻而已。若有些勢派的人，就要用鐵牀了，都是數見不鮮。只有馬氏心上最愛的是紫檀牀，往上也說過了，他有愛紫檀牀的癖，凡聽得那處有紫檀牀出售，便是上天落地，總要購了回來，才得安樂。

自從寶華坊大宅子進伙之後，住房比舊宅還多。馬氏這時，每間房於必要購置紫檀牀一張。那時管家得了馬氏之意，哪裡還敢怠慢？好容易購得來，便買了二十餘張紫檀牀子，每間房子安放一張。論起當時紫檀木來的少，那牀子的價，自然貴得很。無奈馬氏所好，便是周庸祐也不能相強，所以管家就不計價錢的購了來。故單說那二十來張紫檀牀子，准值銀子二萬有餘。就二十來張牀之中，那馬氏一張，更比別張不同：那紫檀木紋的細淨，及雕刻的精工，人物花草，面面玲瓏活現。除了房中佈置華麗，另在牀子上配設一枝電燈，牀上分用四季的紗綾羅綢的錦帳，帳外還掛一對金帳鉤，耗費數百金製成。牀上的褥子，不下尺厚，還有一對繡枕，卻值萬來銀子。論起那雙繡枕，如何有這般貴重？原來那繡枕兩頭，俱縫配枕花。一雙繡枕，統計用枕花四個，每個用真金線縫繡之外，中間夾綴珍珠鑽石。那些珠石，自然是上等的，每到夜裡燈火光亮時，那珍珠的夜明，鑽石的水影，相映成色，直如電光閃颯。計一個枕花，約值三千銀子，四個枕花，統計起來，不下萬來銀子了。實沒有分毫說謊的。

所有府裡各間，既已佈置停妥，花園裡面又逐漸增置花木。馬氏滿意，春冬兩季，自住在大屋的房子；若是夏秋兩季，就要到花園里居住。可巧戲台又已落成，那馬氏平生所好那抽吸洋膏一門，自不消說，此外就不時要聽戲的了。這會戲台落成，先請僧道幾名，及平時認識的尼姑，如慶敘庵阿蘇師傅、蓮花庵阿漢師傅、無著地阿容師傅，都請了來，開壇唸經，開光奠土。又因粵俗迷信，每稱新建的戲台，煞氣重得很，故奠土時，就要驅除煞氣，燒了十來萬的串炮。

過了奠土之後，先演兩台扯線官戲，喚做擋災，隨後便要演有名的戲班。因馬氏向來最愛聽的是小旦法信，自從法信沒了，就

要聽小旦蘇倌，凡蘇倌所在的那一班，不論什麼戲金，都要聘請將來。當時寶華坊周府每年唱戲，不下十來次，因此上小旦蘇倌聲價驟然增高起來。這會姓周的新宅子，是第一次唱戲，況因進伙未久，凡親朋道賀新宅落成的，都請來聽戲。且長女過門之後，並未請過子婿到來，這會一並請了前來。香港平日相沿的朋友，如梁早田、徐雨琴等，早一天到了省城的。就是談瀛社的拜把兄弟，也統通到來了。也有些是現任的官場，倒不免見周庸祐的豪富，到來巴結。前任海關德監督雖然沒了，只是他與周庸祐因借款不遂的事，兒子們卻沒有知得，故德監督的兒子德陵也一同到來。至於女眷到來的，也不能細說。正是名馬香車，填塞門外。所有男賓女客，都在周府用過晚餐。又帶各人游過府裡一切地方，然後請到園子裡聽戲。內中讓各賓朋點戲，各機所愛的打發賞封，都是聽堂戲的所不免，亦不勞再表。

偏是德陵到來聽戲，內中卻有個用意，因不知他父親與周庸祐因借款不遂，少不免欲向周庸祐移挪一筆銀子，滿意欲借三五萬，好運父親靈柩回旗。只周庸祐不允借與德聲，哪裡還認得他的兒子？但他一場美意到來，又不好卻他意思，只得借了二千銀子過他，就當是恩恤的一樣。德陵一場掃興，心上自然不甚快意，以為自己老子抬舉他得錢不少，如何這樣寡情？心上既是不妥，自然面色有些不豫。那周庸祐只作不理，只與各朋友言三說四的周旋。正在聽戲間興高采烈的時候，忽馮少伍走進來，向周庸祐身邊附耳說了幾句話，周庸祐一聽，登時面色變了。正是：

窮奢享遍人間福，盡興偏來意外憂。